

爱乐者说

“四季”“田园”及其他

■李近朱

【西贝柳斯说过这样的话：“当我们看到芬兰海岸上花岗岩的时候，我就懂得为什么会如此处理管弦乐了。”】

早在17世纪，在遥远的巴洛克古典音乐时代，宗教音乐是音乐的主体。许多作曲家就是在《弥撒曲》《受难曲》等宗教的“桎梏”中，发挥着天才，撒播着音符。因此，流传至今的宗教音乐也是名篇迭出、佳音不绝。但是，当世俗性音乐崭露头角的那一刻，人们却感到音乐有了完全不一样的清新和美丽。带着世俗气息出土的这些音符，往往与人们时时身处的自然息息相通。

可能不是诞生最早，但却是流传最久的一阙乐曲，是意大利音乐大师维瓦尔第谱出的小提琴协奏曲《四季》。这个在弓弦上演绎的四季美景，冲决了宗教音乐相对的板正与冷漠，将大自然的勃勃生机注入到了流动的音符中。其明亮清丽的乐调，竟为几百年之后的今人所津津乐道。

维瓦尔第之后，18世纪维也纳古典音乐时期到来。被莫扎特和贝多芬尊为师长的“海顿爸爸”，他的音乐只留下了宗教音乐的淡淡身影。当他以“交响曲之父”的身份，独步这个为后世大有用武之地的界域时，海顿脱开了自己制定的交响曲应为“纯音乐”的既定规矩，走上了“标题音乐”的轨道，创作了一部清唱剧《四季》。顾名思义，“清唱剧”是从宗教音乐形式中来，而“四季”则完全是一个世俗色彩浓烈的主题。于是，呼应着17世纪维瓦尔第写就的《四季》，18世纪诞生的海顿的《四季》也用美丽的音乐讴歌了美丽的生态

景境，抒发了人们置身于大自然中的美好心绪与情感。

就在18世纪末与19世纪初叶之交，那位挟时代风云的“音乐英雄”贝多芬横空出世。人们熟知他为法国大革命理想而写就的《英雄交响曲》，也能咏出他向命运挑战的《第五交响曲》的“命运”主题音调。但是，就是这位蓬头如狮、粗犷豪放的音乐巨人，却投身在大自然怀抱中，细腻入微地品味了溪流、雷电、风雨、晴空等动人意境，将大自然的醇香气息注入到他的新作中。这便是19世纪初叶贝多芬创作的《第六（田园）交响曲》。

与时代风云共鸣，与个人命运搏击，贝多芬的这部“田园”交响曲，实在是一个与他性格性情志趣向大相径庭的“另类”。但是，就在我们读到他的愤懑疾呼“我要扼住命运的咽喉”的同时，他却诗意地说出了这样的话：“我的心潮因美妙大自然而澎湃。”

于是，几乎近三个世纪，从维瓦尔第到海顿，再到贝多芬，他们音符中的“美妙大自然”，奠定了其后世音乐家对于大自然的敬畏，并步其先声造就了不知多少讴歌大自然的传世之作。

斯美塔那的《伏尔塔瓦河》、施特劳斯的《蓝色的多瑙河》、普罗陀的《中亚细亚草原》、德彪西的《大海》、肖斯塔科维奇的《森林之歌》，以及当代法国作曲家梅西安的《鸟鸣》，亦即他长期研究世界各地的鸟鸣并作了音乐化的再现。于是，在维瓦尔第、海顿、贝多芬身后，经19世纪浪漫主义艺术世纪直到20世纪现代音乐的蓬勃兴起，几乎每一位音乐家都以大自然为题，让也是大自然之声造就的12个音符，幻化出无穷无尽的五

色缤纷的音乐世界。在那里，哺育人类生命的大自然母亲，成为千古永恒的一个音乐大主题。

在我们感受音乐中的大自然之声时，那些音乐大师常对我们喋喋不休，大谈大自然带给他们的灵感和智慧。西贝柳斯说过这样的话：“当我们看到芬兰海岸上花岗岩的时候，我就懂得为什么会如此处理管弦乐了。”而德彪西这位印象乐派的音乐巨擘更将大自然视为尊神宗师。他说：“当我们仰望变化无常的天空，久久观赏它那壮观更新的美景时，一阵无可比拟的激动占有了我。在我心底反映出了包罗万象的大自然。”

几个世纪以前，我们这颗星球是一个原生态的美丽境界。因此，这美丽便化为魅力，成为音乐家艺术灵感之源。随着时代的发展，地球上的生态状况已非昨夕。今天，当我们再去聆听那些充满大自然之声的音乐，再去体味那个时代那个地球纯净清幽的生态意境，再去敬畏和尊崇我们共同的大自然的本来神韵；几个世纪以来古典音乐所刻画出来的大自然原型，会让我们更加珍惜我们身边已经不多的“化石”一般残存的原生态的自然形貌。

维瓦尔第、海顿的《四季》，让我们知道我们这颗小行星上的四季气候原本是如此的鲜明清丽；而贝多芬以“田园”去刻画大自然的景致时，则则强烈表明：情感多于描绘。是，大自然所激发出来的美好情感，就是大自然美好身影在人们心灵中的折射。在大自然渐失现实魅力之刻，这些古老的音乐所激发出来的美好情感，其宝贵的启迪就是——让每一个地球人都有敬畏大自然的神圣的使命感。

春天是一只竖起的耳朵

■王久辛

在虫蛹拱动的窠窝里
听见蝴蝶翩跹的琴声
花香跟着飘入柔美的旋律
从耳池沁入心中
湖边刚刚长出柳芽的音符
竟被激动得放开了喉咙
静游的红鲤开始伴舞
张开的叶似名模款款徐行
她们旋舞着周身对称的彩裙
恰似华丽的花腔直抵苍苔
连星星的那片蔷薇也蠢蠢欲动
薄绿崭新的翡翠犹如黎明
还有蚂蚁蜗牛和蜻蜓的生命
在初升的合唱中开始了舞蹈
仿佛一切都揉着惺忪的睡眼
鸡冠被昂首嘶叫喊得鲜红
力量在汇聚灵魂在成形
万物在初升的旋律中悄悄苏醒
绿了北方红了江南
大地上又一轮美即将诞生
春天是一只竖起的耳朵



鹿、松鼠和小鸟趣事

■陈涛

【从早到晚都见有松鼠在树上、草地上乱窜觅食。有时见了人也不害怕，而是直起身子两眼直溜溜地望着你。】

林带、草坪、阳台、独立房，这是我儿子坐西朝东住房后院的景观格局。2002年我儿子一家迁到现在的华盛顿（DC边上弗州fairfax郡）一个新的小区。该小区原是一片以栎树为主的大森林，开发住宅后还保留了一片长约七八百米，宽三十多米的林带。动物减少了，但松鼠、野兔还十分活跃。不时还能见到野鹿、狐狸、金龟等野生动物。唧唧喳喳，唱着悦耳歌儿的小鸟在林子里随处可见，在小区水塘旁还能看见大雁在塘边下蛋孵育后代。

这里我记载的是鹿、松鼠、小鸟的趣事，它演绎出人与动物和谐相处的场景。

野鹿啃红豆叶

鹿是鹿科动物，生活于热带、亚热带林区、草原、阔叶林、季雨林、稀树草原、高山溪谷等环境，喜在早晨和黄昏到水草丰盛的地方觅食，以树叶青草为主食。它们无固定穴巢，嗅觉敏锐，

雄鹿喜欢单独活动。华盛顿地区东靠大西洋，属海洋性气候，年降雨量1000多毫米，树木花草生长茂盛，2010年我去美国探亲，6月中旬在后院种的黄瓜已结果，红豆枝叶茂密已开花结豆。

一天清晨到后院，我忽然发现红豆叶子齐刷刷地被剪掉了，是被羊啃的吗？可附近没有羊啊，而且羊也不可能啃得这么高，旁边的黄瓜和黄瓜叶子因有刺、有毛则丝毫无损，百思不得其解。不几天清晨，忽然看见了三只母鹿在林子旁眼睁睁地看着我。噢，吃红豆叶子的原来是鹿，家里人都起来看鹿，5岁的孙子孙女看到鹿也觉得稀奇。可自此以后再也没有见到鹿来啃红豆叶子了。2013年4月，我和老伴再次去美国探亲，一天早晨又看到了膘肥体壮的三只母鹿在林子边张望，等我开门要照相时，鹿机警地跑掉了。儿子说在高速公路，经常看到有野鹿在林子旁，但人们绝对不会去伤害它们。

松鼠偷桃

人们对松鼠并不陌生，体型细小，长长的脸，尖尖的嘴，一对小眼睛滴溜溜，拖着厚厚的长茸茸的尾巴，常年生长在林子里，以种子、果仁、榛子、橡栗、松子为食。儿子家后院林带主要树种为20-30米的栎树而间杂有松树等，这是松鼠最喜爱的栖息地，有橡栗、松子等丰富的食物，所以松鼠很多。从早到晚都见有松鼠在树上、草地上乱窜觅食。有时见了人也不害怕，而是直起身子两眼直溜溜地望着你。

前几年在林子边缘种了一棵桃树和一棵李子树，已经两米多高，这几年已经开始结果，桃子虽不像水蜜桃那样大而甜，但清脆可口，而李子则酸溜溜儿。2010年桃子挂满了枝头，足有几十个。全家希望桃子成熟后再摘，可到了7月份桃子快成熟的时候，只见桃子一天天减少，附近的孩子也不可能来摘，桃子哪里去了？一天中午我在厨房忽然看见一只小松鼠从桃树上爬下来，噢，小松鼠在偷桃，等我跑出去驱赶，小松鼠早已窜到林子去了。

桃子是保不住了，怎么办？开始我用塑料布把桃树包起来，塑料布滑，以为松鼠上不去，可是松鼠照样爬上去了，第二次我用硬纸板剪一个圆盘把它镶嵌在树干上，但还是无济于事，最后只好把大一点已经发红的桃子摘下来，剩下来二十几个在树顶的桃子等再成熟一些，可是没几天，树上剩下的桃子全部被偷个精光。没有给人留下一个。松鼠是把桃子储藏起来了，作为秋冬的后备粮食。李子可能是过酸，松鼠尝了几次放弃了。

小鸟敲窗讨食

我儿子家后院的林子里鸟的种类很多。每到清晨天蒙蒙亮，林子里小鸟就活跃起来，鸟语、歌声在林中响起。歌声停了，鸟儿便是到各自主人的房后鸟食盒里就餐，而鸟食是房主专门从鸟食店买来的，类似小米之类易消化的食品。一年五月份，我儿子忙着搬家，无暇给鸟买食，鸟食盒里空了。有几天早晨，一只黑鸟飞来，用嘴笃笃敲窗，示意主人我没有吃的了。见到这一状况，我孙女催促爸爸快去买鸟食，我随手抓了一把米撒到阳台上，可几天下来，大米颗粒未动，看来鸟是吃不惯了。阳台旁有棵葡萄树，每年硕果累累。我说等成熟了采摘做葡萄酒，儿子笑而不答，结果葡萄全部成了小鸟的美食。阳台上满是葡萄皮，这是小鸟的杰作。居民的房院成了小鸟的家，人与自然和谐相处，世界才能更美好。

阡苑有书

沟通的困境

■星河

【不是什么好故事都能拍成好电影；不是什么能拍成好电影的好故事，什么人都能拍。】

科幻电影《降临》(Arrival)改编自美国华裔科幻作家特德·姜的科幻佳作《你一生的故事》(Story of Your Life)。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，这一改编很难称得上成功。

《你一生的故事》的主旨不仅仅是讲述了一段陌生语言的破解历程，如果只这样看自然就显得有些乏味了。作者的本意，是要通过一种非线性的语言，来展现一种洞悉全景式未来的思维方式。而在电影《降临》中，创作者似乎更想要表达不同语言（或者说不同族群）间是交流，以及在这种语言之中的有限理解与必然误会——在这种情况下，误会将“大面积”超过理解。

那么这里我们不妨只谈影片的表达，不再援引原著也不再讨论是非。影片想要告诉我们的：不同文明的交往，恐怕往往是低等文明不理解高等文明，有时甚至让人啼笑皆非；感觉怎么在和一个小弱智交谈！有时则如同土著人的简单直接，所谓一言不合就怎样。唯一能得出的结论是：在文明理性的同时，你要是不再在“框框”上与你的敌人保持一致，你还真容易吃点小亏呢。所幸人类，至少是部分人类，至少是两位语言学家，还是充满理性的——唯一让人不舒服的是，这属于“低等文明”（人类）中的理性。

有意思的还有各种背景：电视新闻里一群乌合之众的滑稽表演，现场科学家与军人和政府官员之间的难以沟通，以及各种失去理智的混乱不堪。而影片中解释，所以这些

都源于沟通的不畅，因此把沟通放大到了一切问题，大有一种“千错万错都是没有怎么着”的感觉。

总之电影确实没有将原著中的思想表达清楚，在情节上想照搬原著又担心故事过于简单，想有所拓展引申又被原著束缚住了手脚。可见有时候不忠于原著会有问题，过分忠于原著也会有问题。这再一次证实一个近乎陈词滥调的道理：不是什么好故事都能拍成好电影；不是什么能拍成好电影的好故事什么人都能拍——上述句子里的“故事”本来都写作“科幻”，后来我觉得稍微放大一下也未尝不可。

上面是比较认真严肃地探讨文学和电影艺术，下面不那么认真严肃地探讨一下星际间的文明交往——

这种交往，在影片中展现得实在有些浅陋。处理的方式太过善良（比如在几名士兵私自的盲动之后外星人的反应），解决的方式也太过于理性（比如女主角通过私人电话的劝说），让人感到故事线条简直美丽得无以复加，居然以为真能靠沟通来解决问题，而最后的结局又是机械降神的皆大欢喜。不过也只有电话这段噱头，给影片插入了推向高潮的唯一传统手段，继而还展示了一下男一号的英雄气概，勉强满足了一部分观影者已被好莱坞科幻大片培养起来的“好莱坞习惯”。

所以最后，外星飞船冰雪消融般的退场，却让人感觉不到丝毫的震撼。电影过度解读了外星来客前来拜访的意义，并标以重要与崇高的“3000年后请地球施以援手”的目的——原著并没有这种目的，这种目的显然成了“因果论”的论调。事实上，其实是星际间文明交往的时候（其实哪里的文明交往都一样），有时候是由于沟通不畅，但这种不畅往往不是源于相互间的不解，而取决于文明的量级差异，就如同人与蚂蚁恐怕很难进行交流。所以，没有谁要来侵略你，没有谁要来占领你，没有谁要来向你索取你的利益，也没有谁要来与你划分势力范围——人走过来，可能就是来和你们玩玩。

书话岁月

新闻报道中的美国水坝

■金涛

【联邦政府有一个耗资亿万、拥有5万名工作人员的水坝修建机构，他们热衷的是兴建新的水坝工程，而对于水坝年久失修的“重视不够”。】

2月中旬，世界各大媒体都报道了美国加州一座大坝告急的消息，这座名为奥罗维尔的大坝主泄洪道出现一个长60米、深9米的巨型缺口。大坝高230米，为美国最高，奥罗维尔湖是加州第二大人工湖，是加州主要水源地。由于连遭大雨，大坝蓄水量剧增，流出的洪水不断冲刷土石，情况十分紧急，随时可能会溃坝，附近将近20万居民被要求紧急撤离。所幸的是，工程人员迅速采取措施，利用紧急泄洪道泄洪，又用直升机空投石块，填补巨型缺口。一场险情终于暂时转危为安。

近日读《普利策新闻奖获奖作品选》（[美]约翰·霍恩伯格编著，熊昌义译，新华出版社1984年8月出版），从这些获奖的老新闻中可以得知，美国许多河流上的大坝屡屡告急，甚至酿成巨大灾难的事件，历史上并不少见。在工业与科技发达的国家，这是和环境污染、生态恶化一样日益困扰社会的为人灾难。

据《洛杉矶时报》记者盖洛德·肖1977年3月13日发表的系列报道——他在此之前，花了好几个月研究政府关于全国5000个国有和私营的水坝报告，发现由美国内政部管理的近300座水坝中，至少有20座无法抵挡洪水的袭击，还有5座严重渗水、漏水。

面对令人担忧的现状，1976年6月7日上午，《洛杉矶时报》记者盖洛德·肖通过他的报道发起一场反危险水坝的宣传。事情如此凑巧，6月6日，就在前一天，爱达荷州东南部的特顿水坝倒塌，11人死亡，财产损失达4亿美元。特顿水坝倒塌后，工程检查团发现该局管辖下的64座

水坝出现裂缝或其他问题，还有64座水坝难以抵挡洪水的压力。

盖洛德·肖尖锐地指出，联邦政府有一个耗资亿万、拥有5万名工作人员的水坝修建机构，他们热衷的是兴建新的水坝工程，而对于水坝年久失修的“重视不够”。这大概也是世界各国普遍的现象。

不料，盖洛德·肖的“乌鸦嘴”话音刚落，报应立马兑现了。1977年7月19日深夜和20日凌晨，宾夕法尼亚州约翰斯城的劳雷尔水坝突然倒塌。盖洛德·肖前往现场发回的报道，题为《死亡谷》（载《洛杉矶时报》1977年7月23日）：就在星期三凌晨，天还没有亮，一场降水量为12英寸的暴风雨猛烈袭来，使这座宽约400英尺的大坝有三分之一倒塌，洪水像猛兽一样从水库里冲泻出来，使55人死亡，财产损失达两亿五千万。劳雷尔水坝下游的山谷，原是中等收入的钢铁工人、木匠、卡车司机的宁静家园……如今这里已成为死亡、灾难和绝望的山谷。”报道如此说。

人们是善于健忘的。盖洛德·肖在报道中说：“令人啼笑皆非的是，第二座水库（储水量为8000万加仑）就在1889年倒塌的一座高达70英尺的水坝的废墟上游不远的地方，那个水坝倒塌时，有2200人死亡，是美国史上最大的水坝倒塌事件。”

《洛杉矶时报》早就报道过，只有一半的州有水坝安全计划，全国36000座大型水坝从未被州或联邦的工程师视察过。盖洛德·肖企望通过他的报道，引起政府重视危险水坝的治理。不料，1977年11月6日，又一场灾难出现了。佐治亚州托托瀑布水坝突然倒塌，夺走了39人的生命。

《洛杉矶时报》的连续报道最终引起时任总统卡特的重视，决定下令拨款，立即对私营水坝进行考察，许多调查报告终于迫使联邦政府采取行动。盖洛德·肖被授予1978年的普利策新闻奖，是当之无愧的。